

明儒學案

冊六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北瀾 熊榮祖 劉秉楨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為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為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即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北方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北瀾	熊榮祖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光柄
			李真寶

重刊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為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為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為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菲薄宋儒既寬

先生而陽明豈菲薄宋儒者且冤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在平人仕終華陰教諭蚤歲受業於顏  
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  
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  
潁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聞水西講席之  
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  
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  
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  
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  
壑愈難愈遠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在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  
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尙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  
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弘山講學卽往從之  
因尙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  
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

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己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各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兇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天道會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會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會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自

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脩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格致誠正總而言之脩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此一貫之道也○道有本門路無多歧會道以心不泥文字間性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萬派



千流一清徹底矣又何塵垢之染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警效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工夫卽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旣掃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爲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爲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爲良知失却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爲未發之

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

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本然之真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前輩以不睹不聞爲道體是不睹不聞爲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慎不睹欲其常睹恐懼不聞欲其常聞只是常存此心之意獨字卽道字慎字卽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凡物對立則相形爲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卽隱無有見乎隱顯卽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旣云未發豈惟無偏倚卽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裏許之意○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名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喜怒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莫非天也冬至祀天

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祀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置矣以待人便是逆詐億不信○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卽一之萬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教比屋之民者猶之與舜禹諸臣都兪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學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祕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集義之集從佳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卽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卽乎此心之安而已○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爲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真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爲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旣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道理只是一個諸

子論學謂之未精則可謂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也○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着力處○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各有分覺卽爲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卽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我也分殊卽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意有所便卽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不求自慊只在他人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萬物津液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卽氣之象氣卽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

立脚是隨物化也○君子處盛衰之際獨有守禮安命是職分當爲  
舍是而他求皆無益妄作也○格訓通解 陽明格物其說有二曰  
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卽事親爲一物只要去其  
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故曰格者正也又曰致知在格物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  
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  
格也前說似專指一念後說則並舉事物若相戾者然性無內外而  
心外無物二說只一說也愚妄意格訓則物指好惡吾心自有天則  
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頗本陽明前說近齋乃訓格爲通專以通  
物情爲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無間者情也頗本陽明後說  
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亦一說也但曰正曰  
則取裁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  
乃見且理若虛懸情爲實地能格物情斯盡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  
兼舉之矣○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  
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  
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職盡  
乎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

則物各付物意見自無所容蓋才着意見卽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物字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處○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以此爲家當○質疑 學問起頭便是落腳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卽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別有一着必俟另說透也○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爲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爲功則或自任自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卽止矣○天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日用常行間檢點卽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且古格亦是當時卽心之所安之糟粕耳○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真切則不中不遠○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卽是世俗○沿襲舊說非講說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卽是躬行非外講說另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講說是鶻突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自作主宰耳○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

入門○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  
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本體無物何一  
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況  
萬乎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做工夫  
的卽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爭處在此○  
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劇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  
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  
可勝用矣○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拘迫鬱惱必有私意隱伏○  
人物自得處俱是遊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  
却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爲樂事○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  
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  
一層此異學也○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程子須先  
識仁之言猶云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  
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  
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  
遮護便不着底○著龜無言聖人闡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探  
蹟者探吾心之蹟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之遠審

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著龜知吉凶凶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爲善去惡而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隣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志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爲粗淺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者亦爲無情○謂春生秋成則可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葬埋之禮起於其類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爲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之權教茫無理據乃至陷人於惡○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噫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爲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之心亦質實無以異也○王雲野云陽明曾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不會喫白沙是會喫來只是不會喫了以下紀聞○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別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翻那舊本子作甚○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



只是照管眼下卽天下後世一齊皆在○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真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玄遠也○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旣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蹤跡之而不得也

論學書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卽浩然之氣浩然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

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着還是心之不定○要將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皋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

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揉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揉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揉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揉偏勝者當之雜揉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爲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

盈宇寅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暑之

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隆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卽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真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卽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

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各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善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

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揉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噍躄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恆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可專目爲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卽善也無一善而乃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知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

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  
今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  
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  
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  
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  
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  
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  
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  
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  
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  
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  
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  
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  
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

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潛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明儒學案卷二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北瀾	熊繩祖	夏鼎
李真寶	蕭光柄	周聯慶	熊育鏞	熊育鑫

重刊

粵閩王門學案

嶺南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  
 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  
 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  
 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  
 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  
 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  
 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  
 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  
 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  
 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

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曰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駕下人曰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曰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闈齋死詔獄曰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明儒學案卷三十粵閩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北瀾	熊繩祖	夏鼎
李真寶	蕭光柄	周聯慶	熊育鏞	熊育鑫

重刊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計會同門南野諸子為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為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即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為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

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黨孚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鉉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冒嫉着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參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行禮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二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

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閒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旣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旣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豈容與之辨乎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

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  
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  
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  
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  
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  
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  
神合吉凶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  
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  
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  
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  
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  
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  
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卽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  
歸之二氏則心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要  
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



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覩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  
一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  
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  
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  
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  
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  
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  
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  
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  
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  
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  
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  
有外太虛者乎生生生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  
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  
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  
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

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  
聖彙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  
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  
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尙謂且學貫未  
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爲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  
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旣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  
爍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  
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  
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  
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  
姓日用飲食至麤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  
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  
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  
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  
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  
體無涯限若着個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

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欲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

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卽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物卽爲物縛所存有善卽爲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憤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敝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茫然均爲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

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以心安  
心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  
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再  
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說○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  
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  
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  
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  
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  
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  
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  
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簧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  
非非過乎極絛爲是則任絛爲非非過乎○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  
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  
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  
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  
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  
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

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己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二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

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愍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烏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

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藩籬格式足以擊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沖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



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  
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  
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着若  
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  
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

西華經卷之三

西華經卷之三

西華經卷之三

西華經卷之三

西華經卷之三

西華經卷之三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光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光柄 李真寶

重刊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子也

篇一案公韓山陽文學皆與時未艾其以燧夏後之會與王明大  
只以公身公德東漢固衣王也公一人也而深在東漢之野不  
王公也

新定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與王書

與王書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止修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兆瀾	熊繩祖	夏鼎
李真寶	蕭北柄	周聯慶	熊育鏞	熊育鑫

重刊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諡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閒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督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鄭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為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為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閑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

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貊不無闢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

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隣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

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任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艷然曰迂闊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旨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



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

答第孟乾

○精神兩字去本體尙隔一層

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體故概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

答朱汝欽

○挈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

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

答丁重甫

○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

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前亦只一求思前付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

答李汝潛

○六經無

口訣每謂只有良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良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良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虛元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良背之理可求良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個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良晦翁云自有

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  
良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  
此良背所以爲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  
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  
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  
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  
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  
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  
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  
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  
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  
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  
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  
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  
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  
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

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答陳汝修○知卽是行。

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卽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答董

蓉山

○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卽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

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

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卽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用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

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

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亦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入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

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  
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  
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  
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規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各其仁於  
羞惡也而各其義於辭讓也而各其禮於是非也而各其智亦總之  
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  
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  
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  
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  
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  
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  
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  
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儒之以無  
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  
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  
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  
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

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待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卽是個攝靈歸空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

答朱鳴

洪○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

答賴維新

○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



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未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卽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一步離身卽

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答涂清

甫○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

潛○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

某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

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

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  
○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  
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主致知是  
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覩聞之用恐  
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答詹養澹○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  
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  
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  
雖爲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  
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余二十年前卽不  
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  
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爲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  
遷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寂然不動  
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  
大率救敝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爲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  
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間復書  
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

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爲體在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覈本地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爲痛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

然若兩敵者乎卽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

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徐清甫○纔說知本便將

本涉虛元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却又未免守局

拘方徇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體則萬物皆備用

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

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

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修之家

在國修之國在天下修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

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

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

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

事實功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

修之卽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卽

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修之卽止之矣

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是皆所

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

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

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答李汝潛○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己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子學三十年矣自省己躬絕無有悟願從子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卽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

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脈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修身爲本必要揭出修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諦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元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鏤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龔萬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脈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蓉山○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地萬物者亦是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己者乎等待己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徇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己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卽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己未立何暇立人已未達何時達人卽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

字卽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徇人卽求仁者亦決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卽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答詹世

輯○有疑止修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

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

蔣崇父○一個念頭稍涉虛元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填實便托

空言己之自進工夫由此固疎人之觀視察安亦卽便分誠僞矣答

董蓉山○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挂礙答滕少松○自

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

恍惚認似作真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

不到動處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

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答從弟孟育○有友主

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旣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未論

爪生髮長筋轉脈搖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卽兄母死初哀一段果

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己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爲之加減劑量使之

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

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用情反恆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兄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蔣三皇○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尙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尙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與張洪陽○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答涂清甫○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尙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汝潛○知本一脈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上猜防自謂之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垂裳豈無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劉良弼



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卽倒歸於知止謂定靜安慮之必自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爲要也繼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卽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攘攘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未之有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爲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爲本斯知至矣○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而慮烏從出乎○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佛老虛元之學故身

卽本也卽始也卽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卽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義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爲君也而止仁於爲臣也而止敬於爲子也而止孝於爲父也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兩字蓋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爲本使人當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卽知止乎善○僭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卽

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奧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兩字原是直挈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濬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基而後可以要歸於極則今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爲造端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一義也○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卽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卽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糜意

解就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攬攬家蓋在家身家卽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攬攬國蓋在國身國卽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攬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卽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學無等差說到性分上如何分得物我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則

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則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攷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懣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攷於經者之過也

格致義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的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而不知所先後卽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駟策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爲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

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卽悟不徹只捉定修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其不亂○未嘗不是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盡性之學○修身爲本只是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未也○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宋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誠正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尙有不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抵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有以信身

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心只要形容一個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面的相爲印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非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心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爲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觀聞大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未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及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既是同可云何者非性噫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



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不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知本同參

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字則實動而未形之真心也故體認得真視聽言動之非禮卽在不覩不聞中而勿之一念卽戒慎恐懼之心也此下皆與古疑問未發之前以理言之則爲有以象言之則爲無所云看者亦於其中而默探其理之何似耳豈真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真惺惺者而默與之會久之若見其中之盎然而無所間隔者焉若見其中之肅然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特然而無所依隨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瑩然而無所遮蔽者焉卽其盎然者看作寬裕溫柔之氣象可乎卽其肅然者看作齋

莊中正之氣象可乎卽其特然者看作發強剛毅之氣象可乎卽其  
瑩然者看作文理密察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真默會若見其  
似則然耳而豈實有氣象之可見耶○本一也爲君在君爲臣在臣  
爲父在父爲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是其無定方也然爲君  
爲臣此身爲父爲子此身與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  
分乎故善一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曰止慈與國人交  
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吾身之善信亦吾  
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體乎所以歸本之學隨所處而地  
异地異而修同隨所遇而時異時異而止同雖曰錯綜於人倫事物  
之交亦曰歸宿於根元命脈之處歸宿處雖妙入無聲無臭之微錯  
綜處實曲盡至蹟至動之變可見修法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  
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  
之正宗也

問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以保  
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爲是曰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  
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子所謂天理發  
見自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不去矣曰何爲充不

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卽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來張本耶繼此而有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已而王公以嘽蹠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藉令見矇瞽吾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吾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嘗思曰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如是矣此下皆崇聞錄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隨在皆至

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卽止至善之止字卽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恥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性上發慮無往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

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  
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己達後方能  
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卽此便是自私  
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  
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  
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之以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  
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脈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  
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  
九年此其人亦可尙矣只此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  
曰天命之性不可覩聞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渾  
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  
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主腦適相脗合  
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  
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

之性尚遠○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保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強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橫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

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此下皆

井天萃測

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

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

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爲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尙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爲意之體者亦謂意爲已發故不得不以知爲體所以未安

○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爲入竅修爲工夫也謂儒者學問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八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修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

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為修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為本一切皆為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為本一切皆為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為異說之防莫過於此○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旨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正一貫之真傳也此下皆日

新盡測

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着力乎抑在未發之中

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是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為憂無大過自歉此豈謙詞真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為本修而止於至善踐形乃所

以盡性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卽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無事故堯曰執中孔子擇善固執子思慎獨孟子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默默保任謂其有曾不着相謂其無曾不落空真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卽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此下皆敬學錄吳興陸典以典著

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既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之用深於理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

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卽不可求乎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既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識上揀別而非真性命用事乎○既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真耳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既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攷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概與經傳合卽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卽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則養卽是學敬卽是知用工卽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討求末學支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雜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能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



觀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卽爲私欲也顧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卽蔽錮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卽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卽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卽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卽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卽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真竅也

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唯一切以修身爲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只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

此下皆明宗錄

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脚下

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己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卽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

馳於汗漫等耳○易之窮理是盡性工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既喪曷爲有平日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爲必於平日乎則日夜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月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即回來未嘗移徙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慎此者謂之慎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即讀書一端

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

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說卽是情不是性矣旣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爲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言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着念外不着相四方上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也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通貫時節○吾儒盡性卽是超生死死生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嘿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

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未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卽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卽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却在一邊○打疊靜坐取靜爲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構荒唐入禪之誚有重修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掣究血脈消息却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修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隄防此下皆崇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己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

判○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觀可聞有聲有臭的恁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著脚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微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達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卽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天中

習錄

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便是形而上者豈是

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卽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爲本性學也○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莫不各有自然有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弈然畫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只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

止止卽戒慎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  
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  
裏走滾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  
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爲本所謂故之利者卽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  
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以下皆時習錄修  
身爲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  
竅何如將來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爲始  
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爲始乎心意知爲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  
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爲入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  
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  
相構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修身爲本  
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竅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修身爲  
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  
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  
用之莫有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 |     |     |     |     |     |
|-----|-----|-----|-----|-----|
| 劉秉楨 | 熊榮祖 | 徐北瀾 | 熊繩祖 | 夏鼎  |
| 李真寶 | 蕭光柄 | 周聯慶 | 熊育鏞 | 熊育鑫 |
- 重刊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各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

豈可爲信義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鉤字山農吉安人也嘗  
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  
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  
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  
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  
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  
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沅江府  
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  
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  
和月撥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  
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  
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  
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體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  
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  
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戍出年八十餘梁汝  
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  
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



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監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楨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

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墜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

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  
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  
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  
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  
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  
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  
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  
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  
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  
益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  
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  
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  
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  
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着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  
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  
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  
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

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荆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尙玄虛侈談論耿楚倥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搗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豔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掙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

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

寤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處士王東崖先生璧

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珍做宋版印

大學  
文獻  
台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北瀾	熊榮祖	周聯慶
蕭北柄	劉秉楨	李真寶

重刊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啣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入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

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兩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蠶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

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羨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

為下矣而以緝蠻為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為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為心之本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來又說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未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為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

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既不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會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感於孔子者也○問止至善爲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緝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問格字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卽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

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爲失本就此失脚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於未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己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黃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爲之遺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

依於天地萬物○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爲家舍○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用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慎恐懼莫離却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天理者天然

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爲失○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



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明哲保身論○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徐子直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必不以道徇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在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常存便是持養

真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著意纔著意便是私心○問常恐失却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曰且道失却那裏去子謂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妄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却是中却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慎獨便是知立大本○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則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與愈純夫○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答劉子中○來書卽事是心更

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卽見用功精密于直○良知原自無不  
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答林子仁○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  
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泣對曰天下之學  
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爲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  
如以事親爲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爲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  
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卽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  
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  
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歎曰信予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啓  
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  
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  
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  
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人心本  
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却  
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次先師  
○先生擬上世廟書數千言僉言孝弟也江陵閱其遺稿謂人曰世  
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闊也羅近溪曰嘻孝弟可

謂迂闊乎

○處士王東崖先生篋

王篋字宗順號東崖泰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曰勞動焉而動曰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歎已

將天理流行之體一口併出會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會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

附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堦下聽之饑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覩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且童童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龔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窰中自詠曰三間

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贖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鍰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實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床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譚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肄耶在座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甌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

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今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矍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會有聲有臭耶

### 東崖語錄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纔提起一個學字却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爲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

意思悠遠襟懷洒落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爲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爲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謂不智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動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陽春以和其氣○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又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爲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



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圓神之效畢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說○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日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既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卽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

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此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默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卽了了○斯道流布何物非真眼前卽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裏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爲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所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闕堂一笑先生曰此却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機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二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勦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爲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

安土官高鵠力救亦戰沒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旣而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却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郭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卽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嘗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

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若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卽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則有間矣

波石語錄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自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

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卽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可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各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郭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

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知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疑吾道特足以經世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

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卽伊尹覺天下之心也○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卽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卽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嘆其難道信高

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卽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己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旣未徹種種障礙奚止於大快之疑○問宋軼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旣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



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卽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爲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知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

物之末便卽是旣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戴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所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逮夢奠之後惲曰初爲劉子節要尙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

明識此體非刮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向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爲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旣動矣誠之奚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是爲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

故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一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恍忽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卽意之別名慎卽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慎本嚴敬而不怠之謂非察私而防欲者也○慎獨註云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辯其善惡而充遏之如此用功真難湊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

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爲研，謬亦甚矣。○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爲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妄動之義。且予所謂意，猶主意，非是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卽曰：誠身。孟子卽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

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  
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  
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  
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  
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親承面  
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  
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  
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或疑心翁以格物爲反  
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個良知  
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  
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  
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  
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  
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卽是旣  
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况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  
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  
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日

誠意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說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黜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麼將以爲主箇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慎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爲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縮孟之言慊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爲本統脈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處處昭朗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真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爲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爲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

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和氣則自然剛暴者溫  
柔懦者立驕矜者異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  
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自  
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  
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  
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  
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  
能成就一個自家是○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  
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  
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遠學者理會得  
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性天則妄  
矣吾人今日何可汲汲於談天說性而失孔門教化之常○問如何  
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慎保守此個  
靈根常是閒閒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  
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  
智襯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  
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功名等等



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愿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自省有愧高明有志之士自不屑爲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真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鷲鶻突突撞入其門恬不爲怪此其爲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號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辨正之也○一友聞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卽學學卽事曰用間一切動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一友好直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曾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

不難爲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予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旣較然矣何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慎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裏真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裏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爲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巧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真機妙用真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

識攙雜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蓋人有知識則必添却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詔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玄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聖人所不知不能卽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心不在焉須知不

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苟在腔子裏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處無物則爲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處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利名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而無私不必加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問閒思雜慮何以却之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概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卽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攘耳○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尙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

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自古農工商  
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  
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  
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  
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  
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  
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  
矣

### 誠意問答

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苔草爭妍挺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  
歎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  
乎挺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挺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  
意爲心之所發則未發爲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別而後誠正不容  
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矣乎師曰子知穀之萌芽  
已發者爲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  
意乎○挺曰已發之和卽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  
書專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非好則惡意不近於

情耶師曰意近乎志卽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挺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卽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遠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則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陷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况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己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爲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真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工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之學矣○挺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議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訓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却當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應則恆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望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爲人父止於慈不當因其子之賢愚而異

愛爲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寬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卽此之謂自慊也○梃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愚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慎獨卽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卽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慎卽戒謹恐懼○梃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落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爲主意則自無邪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正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梃曰論至於此學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苦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梃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蓋以世之主講者輒好異說以新聞見况朱子之學尤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恁地然則朱子皆非歟師曰朱子所註未爲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

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挺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爲君子耶爲小人耶當知所以自辨也但意之所主果屬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得謂之意矣師曰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不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爲之主乃意也此吾所以以意爲心之主宰心爲身之主宰也子姑無以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挺記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臧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熱官避嫌襍被宿寺觀與同志終夜刺刺不休荆川曰子仁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如何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義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涉安排不落睹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



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未之或先也

林東城集

自驗接人雖寬大不忙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計較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喻至此乃見其真○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清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序人有受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固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然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己亦不能容矣○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子以爲順事乎蓋未嘗自以爲過也子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卽舉乾卦六爻譬作六臣鄙人者屬九四躍龍云也龍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爲過而善補之鮮有不得其禍者子曰兢兢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便能知合易道不以爲盡心不以爲難處實實落落以爲補過更覺精神予豁然有悟乃知從仕之難今始見其易易也○爲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俟旁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於人知不知哉惟其爲己之間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

不可得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爲真切何計人己之分耶  
○道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真  
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尙有待於  
守也所謂不俟造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  
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聰心自能思思之而已  
豈待加思而後睿哉神明無待於外求直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者也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  
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爲常反曰學專  
在是真有孤聖門精一之旨矣○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  
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觀非養至冥冥  
寞寞始可言靜○明覺卽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無所異必戒  
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環溪主靜靜而無靜可也否則  
打帖久而氣魄弱某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淺  
○人心平日固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  
或茫茫蕩蕩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虛明在中舉無所著及事一觸  
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爲功久則自以爲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  
外者亦自得於內真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文王望道未見此正

心無私處苟有見而爲之不免比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卽心是理卽理是事卽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旣爲一體則物之是非善惡如體之疾痛疴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而已矣○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心果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真學不於照上論真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卽是真體耳自能聰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今爲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據其自信亦曰用功証之於易亦曰研幾卽是致知卽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僞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爲是則從遷就以爲宜恐無思無爲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深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改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

心之何若如此而已○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著纖毫氣力使精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事者蓋無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吾自心自信當下即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爲自信不及苦心小而事大幾微之善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強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爲二也○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真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既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學者習染之深以著意爲真切不知自喪其真以比擬爲用功不知自迷其性○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苟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悟本來原無一物凡今日之聞見聰明皆障蔽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兆瀾	熊繩祖	夏鼎
李真寶	蕭光柄	周聯慶	熊育鏞	熊育鑫

重刊

文肅趙先生大洲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惑方術疏請敷求真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嫚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為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東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為畫者上即陞先生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先生曰公休

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僦民車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爲周尙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爲戶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嘉靖庚戌別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祖制夫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霍冀不悅及給事中楊鎔論冀冀遂誣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政改臣爲讐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卽宋之奸黨碑也文襄色變而止文襄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爭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

客韓楫劾先生爲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唯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詔馳驛歸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諡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豈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

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裏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自有說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爲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捭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真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豈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與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真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其六



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瀉仰山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楨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 大洲雜錄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乎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昕夕也○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太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

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斲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瞢瞢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旣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泐小己揭揭小己旣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亭少有意必固我作累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橛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真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

克己箴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

四一中華書局聚